

关门倒计时 10 天

# 网球奥运名单即将明朗

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

既是在为法网拼，也是在为奥运搏，对不少有能力且志在为国而战的职业网球选手来说，这两周将格外关键。根据奥运会参赛资格体系，待今年6月10日（即法网落幕次日）的ATP、WTA世界排名榜单公布后，巴黎奥运会网球项目大多数席位的归属就将明确。

巴黎奥运会的网球设项仍为男单、女单、男双、女双、混双五项。其中，男单和女单席位各有64个，且64个席位中的56个将由世界排名决定。在中国大陆球员中，身为杭州亚运会单打冠军的郑钦文和张之臻早早获得直通，如今的焦点更多是集中在袁悦、王欣瑜、王曦雨、朱琳等几位女将身上。

女单方面，目前有五位金花跻身世界前56名，但每个国家或地区奥委会的女单满额为四人。除了已直通的郑钦文外，袁悦、王欣瑜、王曦雨、朱琳面临着“四进三”的局面。其中，朱琳的即时排名虽然最低（第53位）且已在法网止步首轮，但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官网上公布的选拔办法，谁上谁下也不完全参考排名高低。

“若四名以上运动员获得单打参赛资格，则在考虑运动员单打国际排名高低顺序的同时，结合报名总人数的要求，优先确保重点双打组合报名需求，并由教练组长综合考量相关因素提交建议报名人选报选拔工作组，由选拔工作组审议报名人选报中心备战领导小组审议，并确定最终人选。”选拔办法是如此写明的。这就为女单尚未明确的余下三席归属添了不确定性。

男单方面倒是独苗一株，就是张之臻。以世界排名前56位为及格线，

目前中国大陆男球员中达标的仅张之臻一位。商竣程现世界排名第92位，布云朝克特第189位，其他人则都在200名开外。另外提一句，由于长时间因伤缺席，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吴易昺，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已滑落至第401位。

对中国网球队来说，奥运女双是重在兼顾，目前更容易吸引到关注的反倒是混双。奥运混双设16个席位，每个国家或地区奥委会只能派出一对组合，且参赛者必须是已获得单打或双打资格的球员。郑钦文现世界排名第8，张之臻第44位，他俩有机会携手而战。

上届东京奥运会，中国队派出王蔷、郑赛赛参加女单，女双则是派出两对组合徐一璠/杨钊煊、段莹莹/郑赛赛。目前，虽说巴黎名单尚未公布，但从整体格局来看，中国网球的有生力量确实已经历了一番吐故纳新，正向着更蓬勃的方向发展。



张之臻



王欣瑜

## 王欣瑜 单双打“双修型”球员

目前，中国队内女双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是排在第16位的王欣瑜，并且她是一位单打和双打较平衡发展的选手：女单排名第37位，紧追在郑钦文和袁悦身后。中国网球队以女双作为突破口，在奥运会和四大满贯上打响知名度，如今，女双之于中国网球队的意义已发生变化，并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中国网球队最早的“门面”一直是女网，而金花们最早梦开始的地方则是女双赛场。李婷/孙甜甜在2004年雅典为中国网球队摘得的奥运历史首金，郑洁/晏紫在2006年澳网赢得的大满贯中国首金，这些都是令人铭记的时刻。不过再往后看，无论是李娜征战

四方的年代，还是到了现在既有郑钦文领衔又有多位女将相继发光的状态，女双项目的受关注度确实已退居二线。

然而聚焦奥运会，聚焦奥运名单的确定，双打能力又成了必须要考量的一点。根据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体系，每个国家或地区奥委会最多可以有12名运动员获得参赛席位，男子、女子最多各六个席位，其中最多四位选手（男子、女子最多各四名）参加单打，最多两对组合参加双打比赛（男子、女子最多各两对），只可以有一对组合参加混双比赛。

具体到女双，在上届东京奥运会时，中国队派出两对组合满额出战。

如今巴黎周期，女双仍设32个席位，世界双打排名前10的选手可以先获得参赛席位，前提是她能在自己所属的国家或地区奥委会内找到世界排名进入前300位的运动员来作为搭档，并且这位搭档的入选不会导致总人数超过上限。除了前十排名的双打选手外，其余奥运名额要根据综合排名来进行分配。

作为一名“双修型”球员，王欣瑜在奥运赛场上自有其长处。她不仅是去年法网的女双冠军，在去年美网也闯入半决赛。“我一直期待能到奥运赛场上去代表中国而战，我一直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。”此前，王欣瑜在接受采访时如此展望道。

## 巴黎奥运会“男女平等” 女性泳者 故事正应景

相较往届，女性话题在即将开幕的2024巴黎奥运会上，可能吸引到更多关注。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届男女运动员比例1比1的奥运会，也是官方会徽设计中第一次被融入了脸部形象——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法兰西象征、以“她”形象示人的“玛丽安娜”。而就在今天，随着迪士尼影业出品的电影《泳者之心》的上映，围绕女性与奥林匹克、与体育挑战、与时代发展的关注和热度，也许已先一步来到大家身边。

格特鲁德·埃德尔，她是历史上首位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，是1924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（她在该届奥运会上共收获一金两铜），也是《泳者之心》的主角原型。

竞技体育的舞台上涌现过许多名人，与他们相比，在1905年降生于一户德裔美籍家庭的格特鲁德·埃德尔，她所活跃的年代不仅距今已有些遥远，整体星光度也有限。然而，作为女性参与奥运会和体育挑战的先驱人物之一，格特鲁德·埃德尔的人生经历以及女性在这条开荒之路上的不易，却将在这个夏天被更多人所周知。

再过一个多月，巴黎将历史上第三次举办奥运会，它的前两段奥林匹克经历分别发生于1900年和1924

年。巧合的是，这两届久远前的奥运会都是体育赛场上“女性解放”的重要节点。女性以运动员身份参加奥运会的起点，可追溯到1900巴黎奥运会，不过直到1924年，国际奥委会才通过会议正式允许女性参加奥运会。

根据资料记载，在1921年至1925年期间，格特鲁德·埃德尔共创造了包括世界纪录和全美纪录在内的共29项游泳纪录。同时，她还曾是最年轻的游泳世界纪录保持者。在格特鲁德·埃德尔作为运动员的黄金期里，哪怕她在1924巴黎奥运会上收获一金两铜（金牌来自女子4×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，铜牌来自女子100米自由泳、400米自由泳项目），那仍旧是明显低于预期的结果。

从美国到法国的漫长海上旅行，被打乱的赛前训练计划，当时公众对女性运动员的“有色眼镜”……这些都影响到了格特鲁德·埃德尔在那届奥运会上的发挥。尽管《泳者之心》在对这段剧情展开时做了一定艺术化处理，但总体还是忠于事实。

根据资料记载，在女性选手得到国际奥委会正式认可的首届奥运会、1924巴黎奥运会上，她们在该届参赛运动员总人数中的占比为4.4%。



## 在大银幕上看绝版泳姿

所有以体育为主要元素的影视作品，应该都面临过同样的选择：是找有扎实运动基础的体育人来主演，还是让专业演员从头开始学习，以“演技+特训”来令观众信服。电影《泳者之心》选择了后者，主演黛西·雷德利不仅克服了“很怕在看不见海岸线处游泳”的障碍，还在泳池和公开水域里复刻了如今已几乎看不到的复古泳姿。

这部电影的导演兼执行制片人乔阿吉姆·罗恩尼表示，黛西·雷德利是他们很早就相中的主演人选，而后者确实也不负众望地超预期完成了工作。“黛西非常专注，努力让自己的身

体条件尽可能地接近角色本身。虽然她会游泳，但她还得学会如何在冰冷的开阔水域里游泳，以及克服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挑战。她还必须调整自己的泳姿，因为现代泳姿和角色所处时代的泳姿已大不相同。”

格特鲁德·埃德尔是一位自由泳女将，赢得过奥运会金牌，是世界纪录的创造者，还是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第一位女性。但直到20世纪初，女性在公开场合学习游泳仍是一件需要谨慎而为的事。为了体现这一点，《泳者之心》还特别安排了一段剧情来交待背景：一艘轮船在曼哈顿东河上巡



以格特鲁德·埃德尔为原型的电影上映，她是历史上首位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，是1924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（她在该届奥运会上共收获一金两铜）

游时起火，虽然当时船离岸很近，但还是造成超过1000名乘客死亡，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，原因是不会游泳。

既要体现一个女孩在训练中的成长，也要结合那个背景的泳姿发展，电影主创团队可没少查资料和请教专业人士。主角黛西·雷德利最大的“外挂”是一个专业的教练团队，为了演好角色，2016里约奥运会游泳项目银牌获得者希沃恩·奥康纳也为她提供辅导。

“对我来说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体育故事。考虑到当时大多数运动都没有女性参与，所以特鲁迪（电影中主角的名字）成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。”这部电影的编剧兼制片人杰夫·内森森介绍道。